PL
2503
T36
V. 2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雜著　書　原第十四卷
鄆州溪堂詩
進士策問十三首
爭臣論
改葬服議
學生代齋郎議
禘祫議
顏子不貳過論

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太學生何蕃傳
答張籍書
重答張籍書
書啓 原第十五卷
與孟東野
答竇秀才
上李尚書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

上兵部李侍郎
答尉遲生
答楊子
上襄陽于相公
上鄭尚書相公
上留守鄭相公
書原第十六卷
上宰相
後十九日復上

後二十九日復上
答侯繼
答崔立之
答李翊
重答李翊
代張籍與李浙東
答李秀才
答陳生
與李翊

目終

陳后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善哉言乎此篇未嘗不論然只是記其事尤神而明之矣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

雜著書 原第十四卷

鄆州谿堂詩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旣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卽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專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

序事夾入議論

陡接序事

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

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壥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狗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蟊節根之螟羊狠狼

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音粕）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駭叶水古音）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音試）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蘋（蘋毗賓切萍也）苽（苽與菰同音孤）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此邦是庥

備考 始定東平（劉悟殺李師道青淄十二州皆平）三分其地（分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兖海沂密為一道）馬公（總）沂密殘帥（元和十四年王弁殺觀察使王遂）幽鎮魏（長慶元年幽州

朱克融囚節度張弘靖是月鎮將王廷湊殺節度田弘正明年魏博節度田布自殺史憲誠自稱留後徐將王智興亦逐帥崔羣

韓評 皇甫持正曰鄆塘特高古風致樹降旗而作者之下何人能及矣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欽慰之至見皇甫手帖

進士策問十三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爲此說者大較出聖人之後周秦初漢之儒戴禮亦沿而襲之其爲謬無疑也秦尚暴虐以應水德漢叅王霸道餘菰不足言何循環之足云漢宋儒皆能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

言之

聃藏佛老

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今其書尙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尙在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

求名不責實儒者之大蔽而天下事所以愈不可言也然施伯曰管仲天下之才也公叔鳶商君亦曰年雖少有奇才無其才而慕傚之決裂必甚王安石是也又商鞅天資刻薄而說者管商並稱吾每爲敬子憎之

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

問夫子之言盍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

所事而友者爲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

用惟其才前世所以多賢也才者不必用用者不必才所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官

後世主司能如此發策者希矣嘗擬對曰乾歷四位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盡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有一悔安在其為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

而不失其正
故曰健也易
知也坤道窮
而永貞雖遭
龍戰其貞自
如故曰簡
讀此未嘗不
太息痛恨于
楊炎也錢荒
之害惟復唐
初租庸調法
可以救之

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悉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

老子無爲自化清淨自正此問殆陰闢其說

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愼五典又曰敘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

冷妙

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竢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有其道而不以敎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爲聖人乎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公生平學問經濟具見諸策閒中亦學者所宜熟復

主句如萬山
中矗起一峰
其餘衆峰徃
徃拱照

雷霆一擊

引易釋易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

不言不去不爲祿仕責陽

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慼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陛○轉○）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

子供于第一段說盡對壘之正兵也下三間三答乃阻間設伏擬攔去路之兵後來作論多祖此獨難其兵愈精戰愈猛耳

破陣

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

激昂

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

○借○嚴

館說命既弗視地厥足用傷之理而暢演之至言也

明所以作論之意亦猶孟子謂蚳蛙而終以已之進

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音翹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

退也謂畏禍周旋者小人哉

○是○何○等○收○法○

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亢宗不諫其心曲非當時士大夫所能窺而此論則日星明江河流矣後來作者爭相倣效踵緒日新而卒亦無以尚之

先註釋經傳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

旁証

本事証

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毁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

深通經術而又叅其時以斷之

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旣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

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於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塡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唐國學生如此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

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賢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

罔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在公文集最平常若置他作家集猶爲名論舊注公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作蓋崔虞部薦之而見黜于中書者中書旨矣哉

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勑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

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巳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

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採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

○透○透

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

天理人情之極至

看當禘祫之時何分明見得主可藏禘祫之祭不可廢朱子當居初室百世不遷之云恐別是一段義理與韓議合否參之

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備考　獻懿景皇帝　唐高祖立四廟追諡皇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皇祖曰景皇帝號太祖考曰元皇帝號世祖開元中乃詔宜為獻祖懿為懿祖　衆議　諸獻議七十五封獨顏魯公與公合共後卒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

之位附獻懿主于興聖廟中

興聖廟者玄元皇帝廟也

事異殷周禮從而變此二句允可破除議禮家拘牽膠滯紛如聚訟之惑記曰禮以時爲上即此也二祖之主雖未之及然前已云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毀廟之主皆藏于祧室祫則陳于太廟而享焉辭不復出而措置自明

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科作

較今注入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非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自明誠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誠明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尙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

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

議禮必以時事發之如改葬緦及此昔是也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

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慼慼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悚息尤深

愈再拜

備考　秘書官名也或無書字而以秘爲人名　稅過制追服之謂稅輸芮反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

結構

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

申流字

結段以援引推薦望人又隨手拓開若不專爲薦說者妙妙

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薦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此傳章法獨闢○以仁勇許薦以議論駕敘薦事太學諸生不從亂他人作之不知何等矜張公只就問答中敘出分外精彩于此尤見大匠手

讀水部二書
可謂諍友矣
文亦與李翶
之不相上下

張籍第一書　附

頊承論於執事嘗以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爲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寖惑楊雄作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

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于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楊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爲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楊雄相若盍爲一書以與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爲乎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爲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

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爲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絶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楊雄之作辨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尙哉

答張籍書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

遇有時焉耳近者常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沉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徒相為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殁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為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

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此書以人之難化年之未至自解故水部第二書力駁其說

張籍第二書 附

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敎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其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此而止。未爲至也。夫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諭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爲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之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

曰莫若爲書爲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爲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爲况有疾疢吉凶虞其閒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爲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幕備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尚懼於年未至哉

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楊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楊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與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駮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毋見其說亦將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

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

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衞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

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竢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駮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

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來書欲公汲汲于所欲爲而公告以不可汲汲與不必汲汲者是雨下針鋒相對處獨慮患之道水部見所未及其後卒以佛骨一表幾致顛隮則公之慮亦審矣

書啓　原第十五卷

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

悲樂字一書眼目

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備考　主人謂張建封　亡兄雲卿之子弇

答竇秀才書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上牀呂切下音語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于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辭

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賙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稇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雙收

情辭蕭瑟與送區册序畧同皆公貶陽山時作信所謂愁苦之音矣

不顧唐突一切

李實强愎吏于此或有所長

上李尚書書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夫閣下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散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

懇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資也

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兎書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兎毛質皦白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喩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兎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絶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我國名又附麗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

未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徽識蒙念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愈再拜

推闡附會涗胎左國

直抒其中所自得者用字之精尤可味

上兵部李侍郎書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奥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

引　粘知己　引

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閤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旣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馳騁之氣固而存之韓集中極肅括文字學韓者尤須自其肅
括入

前言備矣抑所能言下只

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

是探其奧之所愛

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集中凡論文書咳唾皆珠 玉也有志者並宜揭諸案錄諸紳

柳子厚亦云敬之希屈馬馬者之一也

答楊子書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誡故未敢决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朋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翺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况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

重外而內惑也。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況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備考
黃金注 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金注者昏
其兄 此書答楊敬之浚之子也兄謂誨之柳子所與說車者憑子

上襄陽于相公書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移族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批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閤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

文章足當斯語者難矣哉豐約二語尤難

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楊子雲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餘音）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公所謂入耳而不煩者耶不無過譽然其文卽在先秦盛漢非

李斯司馬相如不能作

上鄭尚書相公啓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感戴戰悚若無所容措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愈幸甚三得爲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使於已輒吐私情閤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狠籍公牒不敢爲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俛（音泯）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

敢以病告鳲鳩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俯加憐察。幸甚幸甚。愈再拜

二啓皆西漢之文余嘗怪他人選字擢句以爲古而其言甚俚先生只用世俗公狀體而爾雅如此此治古文者尤貴脫凡胎換仙骨也

上留守鄭相公啓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立○卽○處）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眞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眞爲軍人矣坐坊市賣

西解 三

急轉 一

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黤黮（黤黮甚黑也黤烏敢切黮徒敢切）不以眞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

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此與前啓俱以去就爭之不讀二啓猶未决公之爲大賢配孟而軼乎楊也

引詩風雅訓詁卽是公以秦漢擩六朝處

書原第十六卷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

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

雙抱雙轉

此句括一部昌黎集後人品題韓文者多矣未若斯語之約而盡也

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

善爲說辭釋所以上書之意婉折悲壯

引洪範以解自進

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

將止復翔　雙收

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

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没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内外之臣旁求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

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猨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

文字當博逐段徵引者自當卷盡以收之便讀者朗然秦漢文多如此非獨劉向

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寛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當駢四儷六時乃有此作六藝未墜文字中興卽此而决或謂

此特少作愚竊哂之

取譬之快幾莫辨其爲孟子爲韓子矣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

往不往且活放接處一過自警此與上于襄陽書將求之而未得三波同法

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

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雜記管仲）或舉於管庫（檀弓趙文子）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慼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以至情相感而不動宰相之庸惡陋劣可謂甚矣趙憬者陸宣公引與共事嫉陸之寵以公所戢裴延齡奸事盡洩於裴而遁爲之備固小人之尤而賈盧亦碌碌無可採也以彼其人望以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子韓子失言哉

吠波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

反侶時相是江河渾浩流轉中洄洑奇險處

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着眼）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

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
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
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
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
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
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
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
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

非孔孟自待者不能言

斡迴只此一句

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第一書引經以告之，再則陳情以感之，經之所不能悟，情之所不能動，此書直擊之而已，義正詞嚴，氣盛而法立

繼公同年

隩或作奧

答侯繼書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爲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爲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爲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

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應前志字）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既貨馬卽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

輯評 陳明卿曰士固有志公具此識何服碌碌與宰相爭一官

哉

名言然世亦有專務于名數衆流之學觀多記醜以誇于人而犯子夏氏小道不爲之譏者蓋不少矣讀書必于五經百氏先求其意義所歸其他以餘力及之力不足而止則庶乎其可也

此昌黎之家法也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顚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攀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

自序一派樸眞千古舉場之辭能不類俳優者有幾

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

久存書而騁其辨

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以丈夫期我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且無使勍者再尅誠足下相勉

快意之至千古才而不遇者讀之人人快意之至

但敢作俳

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寛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

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公此時如大鵬翱翔乎千仞之上背負青天而下頋與巳競進者皆燕雀也故其言如此余嘗以爲書自司馬報任後惟公此書足與相當馬悲韓豪其快一耳

立志關頭最吃緊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

字字要思議合咀學者肯如此用功雖不能入韓闕奧要之隨其材質必有所到矣

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汨音聿　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

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輯評 樊汝霖曰自三代以還陵夷至于江左斯文掃地唐興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唱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爲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爲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爲憂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之謂歟王荆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試之過也汨汨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諭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

知言養氣和盤托出

重答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

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

昌黎先生與人論文未有如前書之詳且盡者待李生爲特異矣知之深矣尚汲汲于知而求待之異故抑之

三折頓挫法本太史公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閤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閤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閤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

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
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
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
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
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
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
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
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
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

精故樂工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籍慙靦再拜

裴晉公所謂以文爲戲者要此文自有妙于詞令處宜領畧不在區區盲字弄巧也

進以元賓作主

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别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

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答陳生書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

此聖人所謂
立也到此地
位儘難

初所謂待已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已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竢見焉

侃侃正言如臨師保

家累重知已無人兩意並舉而于感知尤悲切惟其莫知所以愈窮不可舍此而入京也

與李翺書

使至辱足下書歎愧來并不容於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誠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

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汙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自解

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照前

粘上樂字

愁苦蕭條之音士君子不得志于時陷于窮餓之水火眞有指

萇楚而樂其無室無家者讀此能勿三歎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終